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六十一回 東窗下夫妻設計 風波亭父子歸神

詩曰：秦檜無端害岳侯，故令宋祚一時休。至今地獄遭枷鎖，萬劫千回不出頭。

話說宋高宗皇帝，一日，忽然扮做客商模樣，叫秦檜改裝作伴，往臨安城內私行閑耍。秦檜祇得也扮個伴當。私行出了朝門，各處走了一會，偶然來至龍吟庵門首，祇見圍著許多人在那裡不知做甚麼。高宗同著秦檜挨進人叢裡去一看，卻是一個拆字先生，招牌上寫著「成都謝潤夫觸機測字」，撐著帳篷，擺張桌子，正在那裡替人拆字。

高宗站在桌邊，看他拆字一回，覺得有文有理，遂上前坐下道：「先生也與我拆個字。」謝石道：「請書一字來。」高宗隨手就寫了一個「春」字，遞與謝石。謝石道：「好個『春』字！常言道春為一歲首。足下決非常人。況萬物皆春，包藏四時八節。請問尊官所問何事？」高宗道：「終身好否？」謝石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大富大貴，總不可言。但有一言：『秦』頭太重，壓『日』無光，若有姓秦的人，切不可相與他，恐害在他手內！牢記，牢記！」高宗伸手向身邊摸出一塊銀子，謝了先生，拱手立起，悄悄對秦檜道：「賢卿也試拆一字。」秦檜無奈，隨手寫了一個「幽」字，遞與謝石。謝石道：「這位尊官所問何事？」秦檜道：「也是終身。」謝石道：「『幽』字雖有泰山之安，但中間兩個『絲』字纏住，祇叫做雙龍鎖骨，屍體無存。目下雖好，恐後來年老齒壞，遇硬則衰，須要早尋退步方好。」秦檜道：「領教了。」也送了些謝金，同著高宗去了。

當時內中有認得的，說：「你這先生字雖斷得好，祇是拆出禍來了！方纔那頭一個正是當今天子，第二個便是秦丞相，你講出這些言語，怎得就饒恕了你？」又有一人道：「我們走開了罷！不要在此說是非，打在一網裡！」眾人聽了，俱一哄而散。謝石想道：「不好！」遂棄了帳篷，急忙的逃走去了。秦檜陪著高宗回進朝中，辭駕回府，即差家丁去拿那拆字的。家丁忙去拿時，早已不在，再往各處找尋，並無蹤跡。一連緝拿了三四日不見影響，祇得罷了。

且說秦檜命萬俟卨、羅汝楫兩個奸賊，終日用極刑拷打岳爺父子、張憲三人招認，已及兩月，並無實供，悶悶不悅。這一日，已是臘月二□九日，秦檜同夫人王氏在東窗下向火飲酒，忽有後堂院子傳進一封書來。秦檜拆開一看，原來不是書，卻是心腹家人徐寧遞進來民間的傳單，是一個不怕死的白衣，名喚劉允昇，寫出岳元帥父子受屈情由，挨門逐戶的分派，約齊日子，共上民表，要替岳爺伸冤。秦檜看了，雙眉緊鎖，好生愁悶。王氏問道：「傳進來的是甚麼書？相公看了就這等不悅？」秦檜就將傳單遞與王氏道：「我祇因詐傳聖旨將岳飛父子拿來監在獄中，著心腹人萬俟卨、羅汝楫兩個用嚴刑拷打，要他招認反叛罪名，今已經兩月，竟不肯招。民間俱說他冤屈，想要上民本。倘然口碑傳入宮中，豈是兒戲！欲放了他，又恐違了四太子之命，以此疑慮不決。」王氏將傳單略看了看，即將火箸在爐中炭灰上寫著七個字道：「縛虎容易縱虎難。」秦檜看了點頭道：「夫人之言，甚是有理。」即將灰上的字跡攪抹了。

二人正說之間，內堂院子走進來稟道：「萬俟卨老爺送來黃柑在此，與太師爺解酒。」秦檜收了。王氏道：「相公可知這黃柑有何用處？」秦檜道：「這黃柑最能散火毒，故爾送來，可叫丫鬟剖來下酒。」王氏道：「不要剖壞了！這個黃柑，乃是殺岳飛的劊子手！」秦檜道：「柑子如何說是劊子手？」王氏道：「相公可將這柑子撈空了，寫一小票藏在裡邊，叫人轉送與勘官，教他今夜將他三個就在風波亭結果了！一樁事就完結了。」秦檜大喜，就寫了一封書，叫丫鬟將黃柑的瓢去乾淨了，將書安放在內，封好了口，叫內堂院子交與徐寧，送與萬俟卨去。正是：

縛虎難降空致疑，全憑長舌使謀機。仗此黃柑除後患，東窗消息有誰知？

再說這時節已將岳雲、張憲另拘一獄，使他父子不能見面的了。到得除夜，獄官倪完備了三席酒，將兩席分送在岳雲、張憲房裡；將這一席，倪完親自送到岳爺房內擺好，說道：「今日是除夜，小官特備一杯水酒，替帥爺封歲。」岳爺道：「又蒙恩公費心！」就坐下來，叫聲：「恩公請坐。」倪完道：「小官怎敢！」岳爺道：「這又何必？」倪完告坐，就在旁邊坐下相陪。

飲過數杯，岳爺道：「恩公請便罷！我想恩公一家，自然也有封歲的酒席，省得尊嫂等候。」倪完道：「大人不必記念。我想大人官至這等地位，功蓋天下，今日尚然受此淒涼，何況倪完夫婦乎！願陪大人在此吃一杯。」岳爺道：「如此多謝了！不知外面甚麼聲響？」倪完起身看了一看道：「下雨了。」岳爺大驚道：「果然下雨了！」倪完道：「不獨下雨，兼有些雪，此乃國家祥瑞，大人何故吃驚？」岳爺道：「恩公有所不知，我前日奉旨進京，到金山上去訪那道悅禪師，他說此去臨安，必有牢獄之災，再三的勸我棄職修行。我祇為一心盡忠報國，不聽他言。臨行贈我幾句偈言，一向不解，今日下雨，就有些應驗了！恐朝廷要去了我！」倪完道：「不知是那幾句偈言？帥爺試說與小官聽聽看。」岳爺道：「他前四句說的是：『歲底不足，提防天哭。奉下兩點，將人茶毒。』我想今日是臘月二□九日，豈不是『歲底不足』麼？恰恰下起雨來，豈不是『天哭』麼？『奉』下加將兩點，豈不是個『秦』字？『將人茶毒』，正是毒我了！這四句已經應驗。後四句道是：『老相騰挪，纏人奈何？切些把舵，留意風波！』這四句還解不來，大約是要去我的意思。也罷！恩公借紙筆來一用。」

倪完即將紙筆取來。岳爺修書一封，把來封好，遞與倪完道：「恩公請收下此書。倘我死後，拜煩恩公前往朱仙鎮去。我那大營內，是我的好友施全、牛皋護著帥印；還有一班弟兄們，個個是英雄好漢。倘若問我兇信，必然做出事來，豈不壞了我的忠名？恩公可將此書投下，一則救了朝廷，二來全了我岳飛的名節，陰功不小！」倪完道：「小官久已看破世情，若是帥爺安然出獄便罷，倘果有甚麼三長兩短，小官也不戀這一點微奉，帶了家眷回鄉去做個安逸人。小官家離朱仙鎮不遠，順便將這封書送去便了！」兩個人一面吃酒，一面說話。

忽見禁子走來，輕輕的向倪完耳邊說了幾句。倪完吃了一驚，不覺耳紅面赤。岳爺道：「為著何事，這等驚慌？」倪完料瞞不過，祇得跪下稟道：「現有聖旨下了！」岳爺道：「敢是要去我了？」倪完道：「果有此旨意，祇是小官等怎敢！」岳爺道：「這是朝廷之命，怎敢有違？但是岳雲、張憲猶恐有變，你可以去叫他兩個出來，我自處置。」倪完即喚心腹去報知王能、李直，一面請到岳雲、張憲。

岳爺道：「朝廷旨意下來，未知吉凶。可一同綁了，好去接旨。」岳雲道：「恐怕朝廷要去我們父子，怎麼綁了去？」岳爺道：「犯官接旨，自然要綁了去。」岳爺就親自動手，將二人綁了，然後自己也叫禁子綁起，問道：「在那裡接旨？」倪完道：「在風波亭上。」岳爺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那道悅和尚的偈言，有一句：『留意風波。』我祇道是揚子江中的風波，誰知牢中也有甚麼『風波亭』！不想我三人，今日死於這個地方！」岳雲、張憲道：「我們血戰功勞，反要去我們，我們何不打出去？」岳爺喝道：「胡說！自古忠臣不怕死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何足懼哉！且在冥冥之中，看那奸臣受用到幾時！」就大踏步走到風波亭上。兩邊禁子不由分說，拿起麻繩來，將岳爺父子三人勒死於亭上。

時岳爺三□九歲，公子岳雲二□三歲。三人歸天之時，忽然狂風大作，燈火皆滅，黑霧漫天，飛沙走石。

後人讀史至此，無不傷心慘切，唾罵秦檜夫妻並那些依附權奸為逆者。後人有吊岳王詩曰：

金人鐵騎蕩征塵，南渡安危繫此身。二帝不歸天地老，可憐泉下泣孤臣！

又詩曰：

遺恨高宗不鑒忠，感斯墓木撼天風。赤心為國遭讒沒，青史徒修百戰功！

又詩曰：

華表松枝向北寒，周情孔思楷模看。湖波已泄金牌恨，絮酒無人酬曲端。

又詩曰：

忠臣為國死銜冤，天道昭昭自可憐。留得青青公道史，是非千載在人間。

又詩曰：

雙劍龍飛脫寶函，將軍扼腕虎眈眈。奸邪誤國忠良死，千古令人恨不甘！

又詩曰：

劍戟橫空殺氣高，金兵百萬望風逃。自從公死錢塘後，宋室江山把不牢。

又詩曰：

泰山頹倒哲人萎，白玉樓成似有期。天道朦朧無可問，人心憤憤豈無為？

一生忠義昭千古，滿腔豪氣吐虹霓。奸臣未死身先喪，常使英雄淚濕衣！

又詩曰：

報國忘軀矢血誠，誰教萬里壞長城？□年憤積龍沙遠，一死身嫌泰岱輕。

自願藏弓雖弱主，何來叩馬有書生？於今墓畔南枝樹，猶見忠魂怒未平。

又詩曰：

□二牌來馬首東，鄞城憔悴哭相從。千年宗社孤墳在，百戰金兵寸鐵空！

徑草有靈枝不北，江湖無恙水流東。堪嗟詞客經年過，惆悵遙吟夕照中！

後又有過岳王墳而作者，曰：

將軍埋骨處，過客式英風。北伐生前烈，南枝死後忠。

山川戎馬異，涕淚古今同。淒絕封丘草，蒼蒼落照中！

浙江衢州太學生徐應鹿有祭岳王文云：

嗚呼！維王生焉義烈，死矣忠良。恆矢志以攘金虜，每銳志以復封疆。奇勳未入凌煙之間，奸計先成偃月之堂。含冤泉壤，地久天長；中原涂炭，故國荒涼。嘆狐奔而兔逐，恨狼競以鷓張！王如在也，必能保全社稷；王今沒矣，伊誰力挽頹唐？鯁生才講，事類參商。方徙薪乎曲突，忽禍起於蕭牆。立身迥異於禽獸，含污忍入於犬羊。捨生取義，扶植綱常。來今往古，人誰不死？轟轟烈烈，萬古流芳！嗚呼！罄南山之竹而書情無盡，決東海之波而流恨難量。王之名，與天地同大；王之德，與日月爭光。嗚呼哀哉！伏維尚饗。

當時倪完痛哭一場，那王能、李直得知此事，暗暗買了三口棺木，抬放牆外。獄卒禁子俱是一路的，將三人的屍骨從牆上吊出，連夜入棺盛殮，寫了記號，悄悄的抬出了城，到西湖邊爬開了螺螄殼，將棺埋在裡面。那倪完也不等到天明，當夜收拾行囊，揆出城門而去。

且說萬侯高見那岳爺三人已死，同了羅汝楫連夜來到相府，見秦檜復命。秦檜不勝之喜，又問道：「他臨死，可曾說些甚麼？」二賊道：「他臨死，祇說是：『不聽道悅之言，果有風波之險！』小官想此等妖僧，也不可放過了他。再者斬草留根，來春又發。太師爺何不假傳一道聖旨，差人前往湯陰，捉拿岳飛的家屬來京，一網打盡，豈不了事？」秦檜點頭稱是，道：「就煩二位出去，吩咐馮忠、馮孝，起身速往相州，捉拿岳飛的家眷，一個不許放走！」二賊領命出府。

秦檜又喚過家人何立來，吩咐道：「你明日絕早起身到金山寺去，請道悅長老來見我，不可被他走脫了！」何立領命，回至家中。對母親說知：「太師害了岳家父子，又命孩兒前去捉拿道悅和尚，明日即要起身。」老母道：「我兒路上須要小心！」到了明日，即是紹興□三年正月初一日。何立祇得離了臨安，徑奔京口而來。在路無話。

一日，已到了鎮江，就到江口趁著眾香客渡到金山上岸。走到寺門口，耳邊但聽得鐘磬聲響。許多男男女女，都擎著香燭進去燒香。何立也混在人叢裡，進去一看，卻原來是道悅和尚正在昇座說法。何立就立在大眾之中，聽他講經，暗自想：「且聽他說完了，騙他到臨安去，不怕他飛上了天去。」但聽得那長老將「夢幻泡影」四個字，已講得天花亂墜，大眾無不齊聲念佛。講了一會，口中吟出一偈，叫大眾聽者：

吾年三□九，是非終日有。不為自己身，祇為多開口。

何立自東來，我向西邊走。不是佛力大，豈不落人手！

說完，祇見他閉目垂眉，就在法座上坐化去了。當下眾僧一齊合掌道：「師父圓寂了！」

何立吃了一驚，便扯住了住持道：「我奉秦太師鈞旨來請長老，不想竟坐化了，祇恐其中有詐。叫我如何回復太師爺？」住持道：「我那位師父能知過去未來，諒你太師爺來請，決無好處，故此登座說偈而逝。這是你自己親眼見的，有何詐偽？」何立道：「爾等眾僧，須要把長老的屍骸燒化了，我方好去回復。不然，須俱要同我去見相爺。」眾僧道：「這有何難。」就叫火工道人，即時將柴草搬動，揀一塊平地上搭起柴棚，將長老的法身抬在上面，下面點起火來。不一時，烈焰騰空，一聲響，直透九霄，結成五色蓮花，上面端坐著一位和尚，叫道：「何立！冰山不久，夢景無常！你要早尋覺路，休要迷失本來！你去罷！」說罷，冉冉騰空而去。眾僧即將長老骨殖檢出來，裝在龕內，抬放後山，再揀日安葬。

當日，便請何立到客堂中坐了，整備素齋款待。何立將秦太師陷害岳爺，「因他臨死時曾有『懊悔不聽道悅和尚』之言語，故此丞相命我來騙他到臨安究治。不道長老果是活佛臨凡，已預先曉得坐化去了。方纔明明在雲端裡吩咐我及早修行，奈我有八旬老母在家不能拋撇，待等百年之後，我決意要出家了。」眾僧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為人在世，原是鏡花水月。小僧們在這金山寺，閑時看那些來來往往的船隻，那一個不是為名？那一隻不是為利？常常遭遇風波之險，何曾想到富貴榮華？到後來總是一場春夢！有詩道得好：從來富貴若浮雲，吉兇倚伏信難分。田地千年八百主，何勞牛馬為兒孫！」

何立聽了，點頭稱是。隨即別了一眾僧人，行下山來，仍舊渡到京口上岸，取路回臨安復命，不表。

再說岳夫人一日與媳婦、女兒閑語，張保的妻子洪氏也在旁邊。夫人道：「自從孩兒往臨安去後，已經一月有餘。連張總兵去探聽，至今亦無信息，使我日夜不安，心神恍惚。我昨夜夢見元帥轉回來，手中擎著一隻鴛鴦，未知有何吉兇？」銀瓶小姐道：「我昨夜也夢見哥哥同著張將軍各抱著一根木頭回來，亦未知吉兇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想是你父兄必有不祥之事，故我母女心神惶惑。且叫岳安到外面去請一個圓夢先生來詳解詳解，看是如何？」當時丫鬟即到外廂傳話，叫岳安去請圓夢先生。

岳安去不多時，請了一個王師婆來，見了太夫人並夫人、小姐，磕了頭。夫人就道：「岳元帥進京，叫了兩個小將軍去，並無信息。又因夜夢不祥，故來喚你決斷。」王師婆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待吾請下神道來，問他知個端的。」當時就將一張桌子擺在中間，明晃晃點起兩枝蠟燭，焚起一爐香來。王師婆書符念咒。李夫人跪下，禱告了一番。停了多時，但見王師婆忽然兩眼直豎，取過一根棒來亂舞了一回，大聲道：「我乃奔遊神是也！請我來做甚麼？快說快說！」嚇得李夫人戰戰兢兢的跪下道：「祇因丈夫岳飛欽召進京，連我兒岳雲、張憲，至今一月有餘，並無音耗，特求尊神指示明白！」王師婆道：「沒事沒事。有些血光之災，見了就罷。」夫人道：「奴家昨夜夢見丈夫手擎鴛鴦一隻，不知主何吉兇？」王師婆道：「此乃拆散鴛鴦也。」銀瓶小姐亦跪下道：「小奴家亦夢見哥哥同張將軍各抱一木頭回來，未知如何？」王師婆道：「人抱一木，是個『休』字，他兩人已休矣。快燒紙，快燒紙，吾神去也！」說罷，那王師婆一跤跌倒在地。正是：邪正請從心內判，疑神疑鬼莫疑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